



一个公主，错过了两位白马  
一段下嫁，颠倒了两世皇朝  
累累白骨架上 权座宝杖  
血浴皇城染不了红颜白发

# 一婚

树犹如此 著

晋江当红才情作家「树犹如此」  
携首部古装大作震撼来袭  
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 
皇帝的女婿最难当

继《东宫》后

又一帝皇情殇绝艳出世  
最惊心的后宫之争  
最残酷的王庭之战  
爱也泪，恨也泪，誓让你痛入骨髓

珠海出版社

树  
犹  
如  
此  
著



# 下 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下嫁 / 树犹如此著. — 珠海 : 珠海出版社,  
2011. 7

(乱世绯闻系列 / 苏瑶主编)

ISBN 978-7-5453-0627-9

I. ①下… II. ①树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07854号

乱世绯闻系列 之 下嫁

◎树犹如此 著

责任编辑: 潘杜鹃

装帧设计: 刘 艳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

电 话: 2639330 2639344 2639345 邮政编码: 519000

网 址: www.zhchs.net

E - mail: zhchs@zhchs.net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16

印 张: 66 字数: 600千字

版 次: 2011年7月第1版

2011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-20000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3-0627-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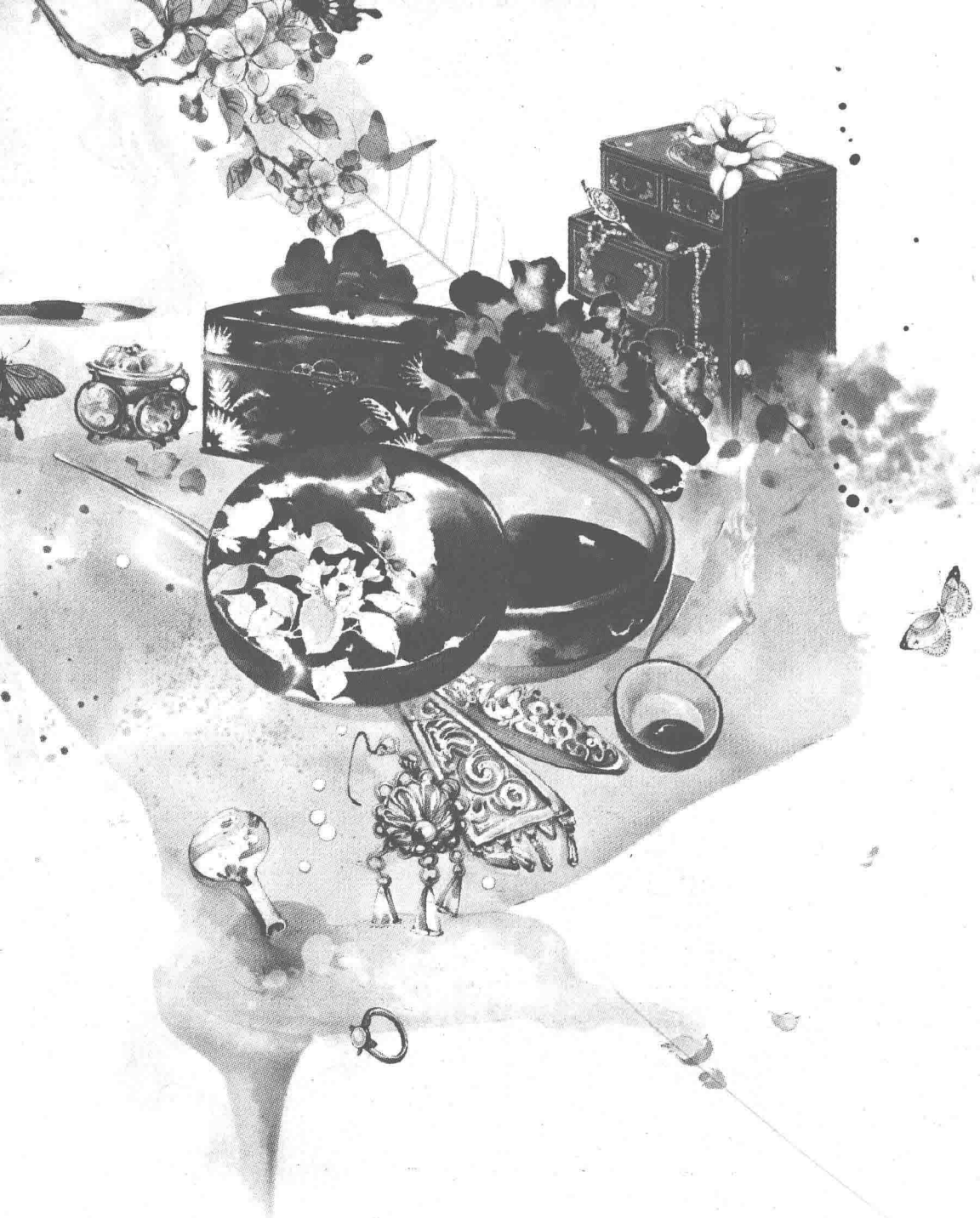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68.40元(全三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

魅丽出品 必属精品



第一章	改嫁颜府	001
第二章	秦氏临门	011
第三章	妾妾过招	019
第四章	后院之争	029

一、原以为可以白头偕老的驸马，忽然投降敌军，让三公主西晏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中，面对父皇的旨意、颜贵妃的阴谋，她不得不走入另一段婚姻中，开始了深宅大院的又一场争斗。

## 目 录

第五章	心系北岳	039
第六章	冰封的船	051
第七章	陈年宫事	065
第八章	后妃之乱	077

二、后院争斗不断，阴谋延续到后宫，一场可怕的中虚怪病蔓延着，潜藏在背后的，是一场暗潮汹涌的夺嫡大战。

## 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九章	喜闹秘事	091	第十三章	故人重逢	161
第十章	皇族阴谋	103	第十四章	北岳之争	165
第十一章	豪斗迭起	119	第十五章	秦氏重生	175
第十二章	和亲之旅	135	第十六章	新旧对决	185

三、西晏窥探到了当年皇后与思夫人间的争斗交锋，只是没料到二公主西暖一直耿耿于怀，并用缜密的心思重新编织了这场残破的阴谋。

四、在终于顺理成章地和颜子昭携手的那一刻，西晏听到了此生最为震撼的消息，前哨马纪尧尘并未投敌卖国……

目 录

第十七章	昌平遗秘	195
第十八章	兄弟反目	207
第十九章	情深义重	219
第二十章	溜冲之死	233

五、人们说北岳前皇后住的那座宫殿里已经空了，受了诅咒，因此寸草不生，十年没有人烟，然而那里是地宫宝藏的入口。

第二十一章	地宫重逢	245
第二十二章	重回南川	259
第二十三章	畸形胎儿	273
第二十四章	血色后位	283

六、终究还是一场阴谋，在步步斡旋中，成就的是一代霸业，还是满眼血腥的残酷？面对皇后的封号，她只想隐没在一张网，静悄悄地过完下半生时光……





改嫁颜府

第一章

秋雨整整下了三天，南川国的皇宫被一片压抑的气氛环绕，阴沉潮湿的天气让本来悲伤的人更添了一层哀痛。槐花的清幽顺着湿湿的空气飘在宫殿里，香气宜人。

雨后的宫殿沉寂着，一望无际的绵延建筑，让这座百年古城显出更深层的意蕴。

然而最近没人敢乱说话，当值的宫人们一个个低着头，谨慎地应付手上的差事。三驸马降敌的噩耗传来已经五天，南川国最精锐的骑兵部队就这样陨落了。朝堂上下哀鸿遍野，从前的主战派渐渐被打压，主和派占了上风。

和北岳国的战事持续了一年有余，大大小小的战役始终败多胜少，损兵折将后，朝野上下已经人心动荡。尤其骁勇善战的南川第一猛将，三驸马纪尧尘被俘，率军降了北岳，给南川国沉重的一击。

五天里，三公主西晏一直处在重病中，新婚仅两年，遭遇此等变故，宫里上下莫不为她感到惋惜。

在位的隆德帝已年逾五十，即位二十余年，第一次觉得自己老了，每日殚精竭虑地维持着南川王朝，日渐觉得力不从心。

看着阶前的雨滴纷纷，溅起水花无数，心里更是怅惘。殿里燃了香薰，有安神的功效，青烟缕缕窜出，幽静得紧。

“皇上。”颜贵妃一贯温柔细腻的嗓音适时从旁响起，眸子里闪烁着怜悯的光芒，“臣妾有个请求，不知皇上能否应允？”

隆德帝近来日日宿在颜贵妃的寿禧宫中，国事缠身，却是能言会道，姿色艳丽的颜氏才能稍稍解他心忧。

“说吧。”皇帝像是在沉思中还没回过神，轻轻答应了一声。

“三公主西晏，乃皇上和先皇后的掌上明珠，和纪尧尘的婚事，也是先皇后一手促成，现在纪家出了这种事，降罪已是难免，但公主是无辜的，还请皇上赦免公主的罪责。”

隆德帝已考虑到爱女的归属问题，纪家犯了诛九族的大罪，如果西晏

也受牵连，让他于心何忍？更何况尚有更深层次的顾虑，纪家乃南川国的名门望族，是已故的纪皇后的娘家，如此一来，定罪更加困难。

隆德帝思虑再三，还没有开口，身旁的颜贵妃又继续道：“皇上的顾虑臣妾明白，纪家其他人的处置都可从轻，可公主毕竟是纪尧尘的妻子，按律无法赦免。但臣妾斗胆想接公主出纪府，一来让公主进宫治病，二来和纪家撇开关系。”

“办法是好办法，可一些针对纪家的臣子，一定会借题发挥……”

“到时内有臣妾，外有皇上几个心腹大臣作证，就说三驸马纪尧尘早有投敌卖国之心，对公主更是不曾理敬待之。公主早有和离之意，因纪尧尘奔赴沙场而耽搁下来，现在纪贼既然已降敌，公主应恢复自由之身，而不是因他获罪。”颜贵妃的檀口一张一合，语气听起来温柔似水，实则字字珠玑。

隆德帝忽地眼前一亮，像是被她提醒了，片刻后赞许地朝颜贵妃点点头。

宫里派来的轿子停在纪府门口时，病恹恹的西晏撑起身子，直接将颜贵妃的贴身侍女赶了出去。躺了五天，从天旋地转、哭天抢地，到平静地望着天花板，不吃不喝，整个人都呆滞了，果真像个弃妇，只差一口气就要去见阎王了。可听到颜贵妃要接她出府，不知怎的，胸口的义愤似乎有了发泄的去处。

“本公主自从嫁入纪府的那天就已是纪家人，纪家向来待我不薄，现在遭难，我岂能独善其身？！回去告诉你们主子，她打的什么算盘，本宫一清二楚！”西晏脸色苍白，却使劲浑身力气将药碗摔到对面墙上，狠狠地对着寿禧宫派来的人吼道，“本宫乃正宫嫡出，哪轮到颜姬那个贱婢编排我？！父皇如果降罪，本宫也该与纪家人一起领罪！”

宫里来的人素知三公主为人刚烈，除了皇上外，没有第二个人能左右她，而如今得宠的颜贵妃恰巧是三公主的眼中钉。二人素来积怨已久，可在宫人眼中，西晏总是咄咄逼人，让人不敢接近，颜贵妃却总和颜悦色，透着

亲近和蔼。

宫里人被打发走后，西晏的贴身婢女柳絮忙扶她上床歇息，不停地劝慰：“公主，从前咱们和颜贵妃处不来，可如今她主动接咱们出府到宫里暂住，确实是想替公主解围。驸马如今降敌，纪府大厦将倾，公主难道真想不明不白地和纪家一起……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西晏苍白的手扶住床沿，眉尖紧蹙，虚汗丝丝渗出，“驸马对本宫情深义重，对南川国赤胆忠心，怎么会做出投敌卖国的事？本宫不相信，绝不相信！只要本宫还有一口气，就要追查到底，除非驸马亲口告诉本宫，否则本宫誓死不会相信他会背叛南川！”

西晏沉沉地躺在锦被中，头昏昏的，一直睡到掌灯时分，才起身。外面有官兵点着火把围住了整个纪府。

“柳絮？”西晏低唤了一声，有人从帘子的那头过来。

“公主。”柳絮依然守着，应声过来。

“本宫想进宫。”

“公主，早晨的时候，您才刚刚打发了颜贵妃派来的人……”

西晏嗤笑一声，眉间微挑，苍白的脸色显出一种不屑：“早晨是她来请，我偏不给她面子，她只想在父皇面前邀功，现在是我自己要进宫，我要见父皇。”

夜深露重，皇宫里近卫森严，西晏披着淡色的长披风，一路随着守宫的太监朝内宫走。纪府的守门官兵已经禁止除买菜之外一切人员进出。而西晏却是个例外，一袭素色的锦缎袍子，衬得脸色肃穆苍白，眼睛却在火把的映衬下显得异常明动。

西晏在宫里一向名声不好，因为性格耿直刚烈，常常得罪一些宫人。和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颜贵妃，每每润物细无声地将人心收买了。这样的“温柔刀”，西晏觉得也许这辈子也没机会学会了。

守门的太监禀报，皇上今夜仍宿在寿禧宫，但西晏的脾气宫里人素来知道，所以丝毫未敢耽搁。皇上五天前吩咐过，但凡西晏进宫，可不分昼夜上报。

颜贵妃帮皇上掩上龙袍，又软言细语地进谏：“臣妾早上派人接公主进宫，她不肯前来，想是对臣妾还心存芥蒂，但臣妾对公主却是一片赤诚，日月可鉴。现在纪家犯的是诛九族的大罪，只怕公主因为嫉恨臣妾，不惜耽误了自己，硬要和纪府共存亡，倘若那样，公主可就危险了。”

皇上冷着脸沉思，心里沉重：“不止是西晏，先皇后纪家出了几朝重臣，现在纪尧尘出这种事，朕希望还是不要抹杀了纪家从前的功劳。”

颜贵妃自然明白皇上想保纪家，而自己的算盘也不想落空，低头帮皇上系上扣子时，脑袋里忽地一转，盈盈笑了说道：“纪家仰仗几朝重臣和先皇后的庇佑，还可勉强维持，可公主的脾气，也许把皇上的一片好心辜负了，如果她耍了小孩子脾气，可能把好事也变成坏事。何况纪尧尘降敌，公主的身份变得十分尴尬，想撇开这浑水，除非帮公主变个身份。”

皇上怔了一下，听出颜贵妃话里另有深意。

西晏站在宫殿外，一动不动的，像尊塑像。她准备好了一肚子话语想对父皇说，她知道自己的坏脾气在宫里传开，十八年的风光，从帝后的掌上明珠，到嫁给文武双全、风采绝伦的驸马，她的前半生似乎太顺利，如今变成了人家的笑柄。人人表面上对她怜惜万分，实则在嘲笑她也有今天。

柳絮见她冻得微微发抖，忙帮她添了一件锦裘。西晏却是一点表情也没有，呆呆地站着。

足足有两个时辰，张公公举着明黄的圣旨从寿禧宫出来，原本还有一丝希望的西晏，在听完圣旨的一瞬间，惊呆了几秒，差点昏厥在宫殿外的石板上。

圣旨竟然出乎意料地要她改嫁颜国舅的儿子颜子昭，这无疑是晴天霹雳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颜贵妃在其中周旋了很多。

想到这些，西晏几乎恨得牙痒痒，冲动中要闯进寿禧宫，柳絮和张公公忙拦住她。

本来泪痕斑驳的脸上，现在更多的是愤恨：“父皇被那贱人迷惑！竟然要本宫改嫁那贱人自家的侄儿！颜家那种低贱人家，岂配得起本宫？！都给我让开，今天本宫见不到父皇是不会罢休的！”

柳絮见西晏激动，怕她吃亏，忙跪下来拦她：“公主，皇上现在和颜贵妃就寝，冲撞圣驾不好，您想点别的办法吧。”

张公公为难地看着西晏，同情地叹了口气：“公主，皇上是想保您，纪家遭难了，皇上不希望您牵涉其中……”

“本宫和驸马情投意合，曾立下山盟，为了自保就随意改嫁他人，这种事本宫做不出！”西晏的声音在这冷夜里显得异常凄厉。

大殿外风寒露重，几乎要把锦裘披风穿透，西晏坚持站着，一动不动，薄唇发紫。

她丝毫不肯屈服，虽然知道纪家这次真的遭了殃，可她始终不信纪尧生会投敌。她想用微薄的力量保护纪家，毕竟纪国舅夫妻待她甚厚，即使大难当头，她仍天真地想保护两位老人。

站到三更时分，远远地看到有盏灯笼朝自己这里靠近，羸弱娇小的身姿晃动，一片粉色的裘袍。离得还有段距离，但西晏看出是自己的妹妹，四公主西曦。

四夫人是常夫人所生，当年常夫人身体虚，入宫后一晃十年没有得到宠幸，抑郁不已，后来终于有了机会，并有了身孕。只是好景不长，生下四公主后，很快就油尽灯枯了。

西曦从小就像极了常夫人，像朵娇弱的兰花。只是让西晏没想到的是，今天这种情况，兄弟姐妹中，最先过来的竟是这个四妹。

“三姐！”西曦忧虑且含着泪光的眼睛在暗夜里显现出别样的神采，“刚刚听我房里的小盛子说，姐姐你在寿禧宫殿外的台阶上站着，怎么都不肯走，我赶快就来了。姐姐，外面风寒大，父皇一向疼爱你，他想到的方法，自然是能够保你万全的。”

“可他让我改嫁颜姬的侄子！是谁在中间图谋不轨，我看妹妹也应该明白！”西晏觉得自己从来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愤恨，“颜姬向来佛口蛇心，一个小小的宫女登上贵妃的位子，她得意得很！现在想给自己家抬高身份，她这个算盘打得真好！不过，本宫不会如她的意！”

“姐姐，抗旨是死罪。”西曦赶忙示意她放低声音，“三姐即使不同意，也要找到契机和父皇从长计议。现在纪家遭难，纪府必然是被看守的重点，姐姐待在纪府只能被禁足，甚至要进大牢。而宫里闲言碎语，耳目众多，也不是个好地方。妹妹听说颜家是个贫弱人家，虽然现在依仗颜贵妃的声势，成了钟鸣鼎食之家，可家风却没有豪门富户这么森严，正是姐姐这种直爽性格的女子适合的地方……”

“哼……”西晏冷笑，眉峰嘲讽地一挑，“我和纪尧尘结发以来，一直恩爱，他对南川有怎样的赤胆忠心，我比谁都清楚，我不信他会降敌！我要去找他，除非他亲口告诉我，不然，我不会信的……除了纪尧尘身边，其他地方都不是我想待的……”

西曦朝周围看了看，放低声音劝慰道：“姐姐，来日方长，我听说宫外平常人家的子女，行动较为自由，管束不大，有了新驸马后，父皇对姐姐应该会有所放松。到时如果姐姐有什么计划，在宫外更容易实施。如果姐姐坚持不肯改嫁，只会坐以待毙。眼下即使母后活着也不见得能改变纪家的现状，姐姐只有先把自己保护好了，才能帮纪家的人谋出路……”

西晏没再说话，她一直觉得四妹比她更为天真幼稚，可今天这番话，她似乎从中感悟到了什么。

西晏站得腿脚发麻，冰冷的天气，呼吸都开始困难。

西曦走了以后，她忽然感觉比一开始清明了些，看着柳絮端着的那张

明黄的圣旨，虽然在暗夜里，也觉得刺眼异常。

她缓缓地回过身，想到父皇曾经的恩典、母后的眷顾，还有驸马的宠爱，新婚仅两年，似乎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都在离她远去。

她迈了两步，竟稍稍地有些头重脚轻：“柳絮，回去立即查查颜子昭这个人。”

纪府的守卫越来越森严，纪尧尘的兄弟叔伯已经陆续被押送走，只剩下女眷整日担惊受怕地躲在府里。除了西晏，她们似乎没了指望，而昨夜圣旨下来时，纪府的上下都陷入了沉痛和惊恐之中。皇帝在给自己女儿的未来铺路，只要西晏和纪府撇开了关系，她们，以及她们的父兄丈夫子侄，必将再也无法重见天日。西晏回纪府的时候，已经一片哭天抢地。

西晏定了定神，她该考虑考虑接下来的问题了。

翌日过了晌午，柳絮才引了一位打扮酷似送菜小厮的人进来：“公主，这位是田老二，和颜家有深交，对颜国舅家再熟悉不过，奴婢给您带来了。”

西晏裹着毯子缩在贵妃椅上，看到一个其貌不扬的男人，眉宇间甚至还有些猥琐，滴溜溜地打量这屋里。她向他没有表情地点点头。

田老二人倒算聪明，看到西晏的样子，自觉地开口将颜国舅家的奇闻逸事娓娓道来。

“公主，颜子昭是颜国舅唯一的儿子，从小就拿着当宝，不过据说后来被拐子拐了八年。颜国舅原来是个市井商贩，儿子被拐了以后，以为要断子绝孙了，省吃俭用地纳了两房小妾，没想到都无出，一家人愁眉苦脸。他当了国舅以后，没少在算计子嗣上下工夫，最后只得了一个女儿。那些年颜国舅见人从没笑过，前两年颜子昭忽然被找回来，已经出落得一表人才，颜国舅大喜，颜府大摆了八天的流水席，那时候有个和尚给颜国舅的儿子改名‘子昭’，一来和国舅家的公子身份匹配，二来有些颜府失而复得的意味。”



“颜子昭从前叫什么？”西晏忽然打断他的话问道。

“颜栋。”

“除此之外呢？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”

“公主，奴才确实还知道一件事，只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……”

西晏知道田老二卖关子只是想更多地引起她的兴趣而已，轻轻地吐了一个字：“说。”

“颜国舅早年做生意时，和老友秦亨明约定为儿女亲家，也就是说，颜子昭有婚约在身，而秦家的女儿如今尚为出嫁，就是等着履行这桩婚约。”田老二明显有所指，说到这里，悄悄抬眼看了看西晏的反应。

西晏确实被这个消息激了一下，想到颜贵妃极力推荐的新驸马人选，还是个有婚约的，顿觉自己又被她算计了一次，指尖轻触之下，手边的杯子滑落地上，“砰”的一声发出刺耳的碎裂。

“秦家看到颜家平步青云，当然不肯放弃这个攀上高枝的机会……”田老二似乎还想帮西晏分析什么，被她挥手打断。

“你可以回去了，说到这里就够了，今天本宫问你的所有问题，一个字也不能乱跟别人提起。否则……”

“奴才明白！”田老二果真是聪明得过分，而西晏向来不喜欢这样的人，转身时微微皱了眉头。她已经听出了一些端倪。

田老二退出去之后，柳絮忙跟着劝慰西晏：“公主，您不用担心……”

“本宫没有担心。”西晏开口否认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本宫在想，也许是时候去求大哥帮忙了……”

柳絮欲言又止，静静地站在一旁。西晏仰躺着，仔细想着对策。现在的问题很棘手，纪府上下这么多无辜的人如果都被降罪，势必酿成惨剧，如果先皇后活着，必当力挽狂澜。可现在只剩下自己和大哥，形势严峻。

西晏口里的“大哥”正是当朝太子西晟，和西晏是一母所生，都是纪